

黄永玉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人在凤凰
凤凰的星星点点
乡梦不曾休
.....

把这些往事串起来
永远的窗口
清、奇、古、怪因缘
.....

黄永玉自述



版
社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黄永玉自述

李辉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永玉自述/黄永玉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2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302-2

I. 黄...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937 号


黄永玉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王 森 霍红琴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7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8.50 元



总序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额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the author's name.

2002年8月8日，北京

目录

黄永玉自述

◎人在凤凰

- 凤凰的星星点点 ····· 2
清沙湾灰阑记 ····· 8
乡梦不曾休 ····· 16
火里凤凰 ····· 18

◎把这些往事串起来

- 永远的窗口 ····· 54
蜜泪 ····· 57
在集美的日子 ····· 90
往事模糊芦花岸 ····· 99
流光五十年 ····· 109
台湾归来记杨逵 ····· 111
书和回忆 ····· 114
此序与画无关 ····· 118
“动物短句”相关的事 ····· 124
《老婆，不要哭！》序 ····· 126
清、奇、古、怪因缘 ····· 130
《从塞纳河到翡冷翠》后记 ····· 132

◎我和沈从文

- 太阳下的风景 ····· 136

◎艺术，你的空间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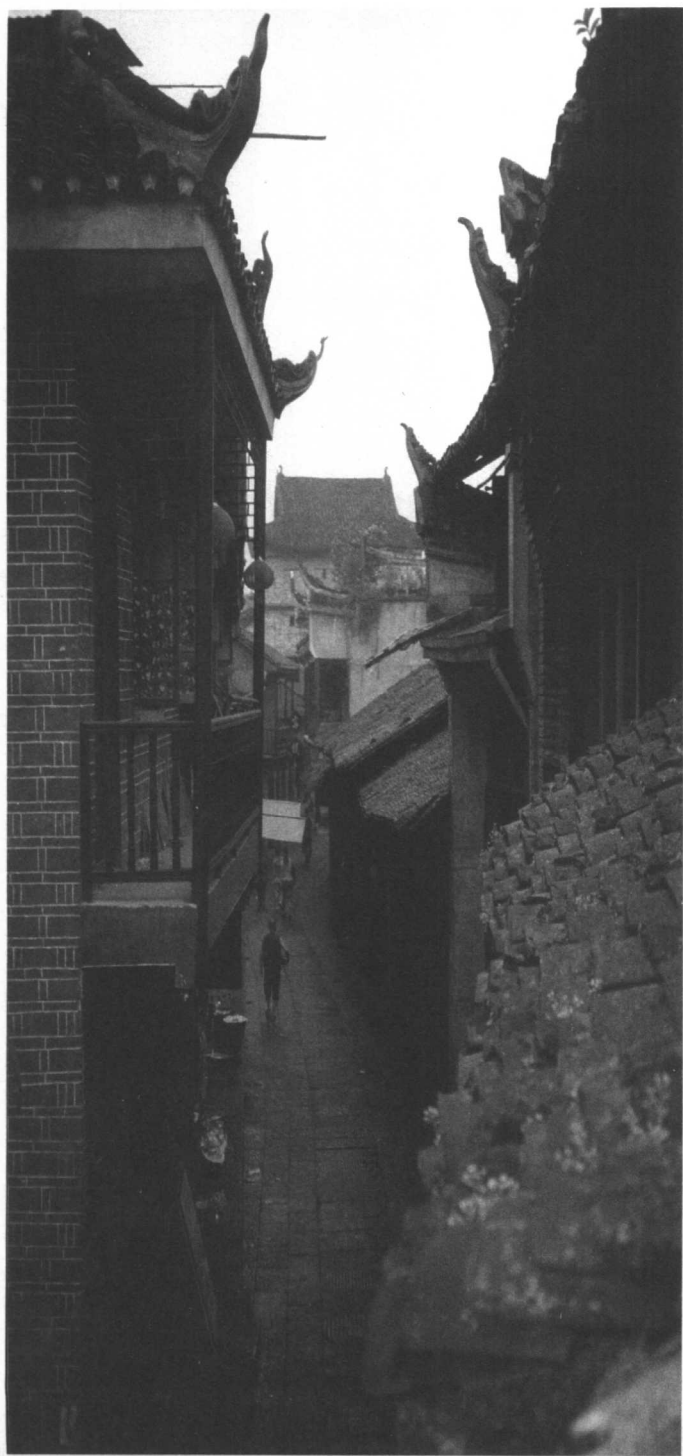
- 学木刻的故事 ····· 156
- 速写因缘 ····· 159
- 关于我的雕塑 ····· 173
- 人物和人物画 ····· 177
- 看陕西民间美术随感 ····· 181
- 水浒的人物画 ····· 184
- 南沙沟札记 ····· 186
- 艺术的空间功能 ····· 191

◎在演讲中回忆

- 关于我的行当 ····· 198
- 我与文学 ····· 228
- 我画《水浒》 ····· 236

人在凤凰

人在凤凰



凤凰的星星点点

黄永玉自述

余少时就读于岩脚地老李园
之所谓模範小學晨起有北門
出定徑道門口轉南門即過

此橋上石板心見淘洗砂砂只

即半就桃係石王器半間

亦坊慈母鋪諸兒景然匠未

留心此橋四十年以高十松

此橋下河流脈絡也

黃永玉 戊午年春

第一次去湘西凤凰，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与黄永玉先生同行。走在沈从文用诗意描绘过的地方，有真正属于文化情怀的那一种感觉。那一次凤凰之行的主要收获，是访问了沈从文的弟媳罗兰女士，她当时住在刚被辟为“沈从文故居”的老房子里。从这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那里，我知道了沈从文的弟弟沈荃的悲剧，知道了他们兄弟间的特殊情感。后来，根据这次访问，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试图从另一角度解读沈家的故事。十四年后的二〇〇二年，重访凤凰又走进“沈从文故居”时，罗兰老人早已逝世，她住过的房间，空荡，昏暗，我的心情似乎同样。

有时间和机会与黄永玉轻松聊天，是我第一次游凤凰时的另一收获。后来，不止一次听他的演讲，也有更多次机会在一起闲聊，听他以不同方式回忆过故乡故事，但当有一天翻出一九八九年春天在凤凰和他谈话的记录，我才发现，似乎只有那次他在故乡情景中引发的回忆，更为详尽和生动。

在那次凤凰之行的四月六日的日记里，我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黄永玉一走进母校，顿时变得兴奋异常。他忽而广东话，忽而普通话，忽而凤凰话，对不同的人讲述他当年在小学的生活。他是三十年代抗战前在此读书，还记得当时的校歌，兴致

一来，就哼上几句。他和我一样，在沙坑前来一次立定跳远。他讲起小时候学武的趣事。他说，那时练倒立，就想入非非，想如果练到只用两根指头、一根指头就好了。童年的回忆会使所有人都变得健谈、年轻，此言甚是。”

记得那天晚上，在黄永玉家里的二楼卧室里，我们谈了许久。指着房间的大木床，他说：沈从文八十年代最后一次回凤凰，就住在这里。

我望望窗外，雨正下着，能听见树叶发出轻微的声音。

李辉

一九八九年四月，湖南凤凰

我上小学先是在实验小学。在学校，我由于家庭情况，不算太调皮。唱歌，跳舞，演《麻雀与小孩》。爱逃学，主要是忽然有一个姓左的老师，会讲英语，大脸，斜眼，最爱打三个人：戴国强、朱一葵、我。为什么专打这三个人？左是共产党员，被抓之后投降了。投降之后让他办实验小学。为什么打？一是他不是共产党了，而我父母当过，母亲当过县里的宣传部长，父亲当执委；朱的父亲当红军走了，解放后当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戴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我分析他对国共两方都有意见。

挨打之后，我有点像大卫·科伯菲尔，产生一种盲目的抵抗情绪。还有《江湖飞侠传》的影响。我只能消极抵抗，手上擦花椒，这样打起来不痛。在家里念书，自己练习打手。

李承恩是左的助手。一天，一个姓彭的同学坐在后面，李打了他。那个孩子就跑出去，边骂边跑。我想，

1931年左右在火灾后的古椿书屋前。左起：二弟黄永厚、黄永玉、四弟黄永光、堂妹黄永端。

童年的笑，分明与后来人们熟悉的那种笑相差无几。



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的照片。大约摄于1924年秋或1925年春。左起爸爸、矮子表哥、姐姐、沈荃（沈从文三弟）、××、太祖母、大表姐、黄永玉、妈妈。



这样做也可以嘛，为什么不学他逃学呢？

我开始跑，骗家里说是放假。爸爸带去看不是，回家就打。于是，我就把书包放在土地堂，我们不叫庙。最长的时间半个月不回家。一天，慢慢走去，看到弟弟往家里跑，我一想坏了。爸爸一会儿走出来，笑眯眯地招呼我回家。没有打我。他说：“我们换学校吧。”大概他进一步了解到左老师太坏。

爸爸那时在家赋闲，没有当校长。我被换到文光小学，地点在南磨坪田三夫子公馆。这个学校的老师原来是模范小学里的，但不满意姓左的校长，就另外办了文光小学。那里的教员都是爸爸的学生，很捧场。爸爸把我送去，一到那个学校就好了。四年级后，学校与模范小学妥协，合并了。一次看到姓左的，我们表示不再怕他了。

这都是十岁左右的事。

去上实验小学，要出南门，过永丰桥。南门内有案桌卖肉，左边是几个铺子。姑妈嫁给一个姓聂的，开了一个药铺，还有纸铺、布店。闭上眼睛，闻闻味道就知道是什么铺子。出了城门，有米场，边街，隔河一家姓侯的是做风筝的。全城最好的，画得特别好。是宋

代画的源流，用颜色非常好。他三两年疯一次，连狗屎也吃。这里是我逃学的一个点。

我还在精武学校学过武。学校在南华山上，请一个朱国福教打拳，教易筋经、八段锦、翻跟斗。爸爸先带火腿去见他。我在实验小学时，他也来教我们。还有一个姓周的师傅背一个豹子回家。还教我们画画，学桃园三结义。没怎么影响我，当时我已觉得不好。

一九三六年春天，由一个田师傅教武。我家前有块地是练习场。田师傅是个瞎子，但教得很全面。他已七十多岁，教打棍子、铜、鞭、刀。练基本功时打沙包，要打四个沙包，我站在中间，四边推，还要喝药酒。

练到一九三七年，田师傅回家了。这时，一位胡伯伯要到长沙去，妈妈就让我去长沙找爸爸。没有钱，就到爸爸的一个同学顾家齐家里要了几块银洋。

我坐轿子到乾州镇。第一次看到汽车很惊奇。第一，汽车是一个点，很快就到了跟前；第二，人从下面走了。

到沅陵时，第一次吃甜苹果，很惊奇。他们找妓女，我过河买水果吃。到常德又走一天。一共用四天到长沙。

爸爸那时在长沙三十四师办事处，很苦。见到我，他吓了一跳，问：“你来干什么？”我本想他会高兴的，便大哭了。

一个月后，随爸爸到安徽宣城，是坐货车去的。有一个叔叔小三叔跟爷爷在福建，他在集美学校曾是一个负责人，闹矛盾后他回到了三十四师，教干部学英语。后来集美的他那一派胜利了，叔叔就带我去了集美。在安徽时还练习打拳。我同爸爸再见。坐上汽车，跟他打招呼，成了永诀。

我到集美后，收到弟弟的信，说：“哥哥你快回来吧，陈某某老打我们。”因为我在时别人不敢打。

祖父的妹妹是熊希龄的太太，可能是。熊希龄除了喝酒外，一切严肃。在北京办香山慈善院，搞基建。老了回芷江，住那里。两三年回来一次。我见过几次。他回来叫带信，爸爸紧张，就让我赶快写字，多写。

爸爸到处走，沈阳、上海、广州，都去过。

祖父和谭嗣同很好。在酉阳会馆前的外面开过会，听说。凤凰的第一个邮局是他办的，照相馆也是，由沈从文的母亲负责。

父亲在师范学校学音乐。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他当过共产党，但胆子小，见人被杀头后，就抽了几次鸦片，显出不问政治。红军长征时经过湘西，他害怕，把烟藏起来。他画画，每天挽起袖子按风琴。

在文昌阁小学画画，滕兴杰、田景友都画得比我好。我后来异军突起，看《漫画世界》后简直入迷，仿照着画，在壁报上发表。有时还故意贴到女子学校的门前。

挨老师的打对心灵的影响，有了斯巴达克式的反抗。后来精神上的凌辱也可以忍受。后来在集美、抗战、“文革”都不紧张。

凤凰的文化生活。少数民族庆典，我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完整的。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人病什么部位，就去摸哪个部位。狮子有两个，一公一母，男女分开摸。春天上山采果子，放风筝；夏天下河洗澡，偷偷游泳，怕人叫，怕衣服被拿走，就埋在石头里面。早上放醒炮，开城门；黄昏放午炮；九点多钟放两响，关城门。

我凭什么可以做泥塑？就是边街上做木雕的、扎纸的影响了我。庙里雕塑那么多可以看。凤凰风景好，庙多，到处看，都是好风景。到外地也就不感到好奇了。

我出去后寄一些画报回来，老二永厚也开始画，墙上都是。

凤凰人家里都有人出去奔。每个人都有幽默感，不是粗浅的笑话，一些含蓄的每个人都懂。苗族的语言也很有特点，概括性很强。

母亲爱打牌，把买米的钱都输掉了。我们都恨打牌。

我的母亲第一个打毛线，第一个自由结婚。她是得胜营的人，外

公是三潭书院毕业的，当过宁波知府，死在那里。妈妈会讲宁波话。有一年，妈妈要我告穷，到外婆家一个多月。我到长沙去第二次经过外婆家，我去看她。她正在打牌。

“你又来了！”

“我去读书去。”

“吃了饭再走。”

妈妈还在丁玲母亲的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把文凭借给四姨去北京考农大。妈妈这个人年轻时相当不错，识大体。祖母没有文化，人老实。妈妈是知识分子，挣钱，做主。

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郑可，沈从文，聂绀弩。

家里的木板墙上写着：“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这是四岁时我用墨画的。我喊弟弟：“拿墨来！”

“家”这个字不会写，是照着书上画的。

和母亲在一起。(1927年)



清沙湾灰阑记

世伯田名瑜，字个石，是我父亲金兰兄弟和私塾同学，受业于凤凰洞庭坎上著名南社诗人田星六先生。

个石伯伯也是南社成员，是诗人、学者、书法家，道德高尚，心胸淡泊，是湘西老一辈人的道德学问精神代表。

我父母年轻时在凤凰分别担任过男女小学校校长，那时田世伯已在外面做了几任县长。有时年底回家乡小住，父亲便会带我沿北门城墙出东门，过大桥，进沙湾万寿宫旁边的清沙湾小巷去看他。

矮瓦房，小土墙，是幽雅的清沙湾最寒俭的建筑。屋子里有一小口火炉膛，小椅子，残破的衣柜，一架滑润之极的棉纺车。

二十年前我在农场填过一阕词，只记得首两句“忆昔日舐涕小花衫，惶惶到尊前”，就是拜见田伯伯的情景。我那时五岁或者六岁吧！

至今梦中的清沙湾总是带着忧伤而肃穆的诗意……

以后，父母都失了业，家庭濒临绝望边沿。父亲开始还强作镇定，每天大清早卷起长衫的白衣袖，潇洒地踩着他的破风琴，品尝自度的嘲讽印度落后社会的曲子：

“佛本传自印度国，泥也，木也，无声息，呜呼！木耶佛！呜呼！”

风琴摆摆晃晃，吱吱呀呀，伴着他闭着眼睛神气。唉！自己尚可怜不及，可怜印度干吗？后来熬不住了，在外头当团长的沈家三

人说我们湘西人富感恩和复仇精神。

我毫不例外。和我做朋友可靠，但不容易。有些事我很随便；有些事我很认真，甚至非常尖锐小气。

恩仇是天大的事，怎能“一笑”而“泯”之？

表叔送来一些路费，鼓励他出去闯闯，并埋怨早该出去，挂牵凤凰小城的安宁生活，现在怎么？是不是？

几经劝说勉强去到长沙，找了小学同学其时当师长的顾家齐，被安排在长沙陆军一二八师办事处挂个参议头衔混日子。

母亲带着五个儿子陪老祖母天天伸长脖子在幺门口等邮局先生送汇票来。

我还在小学四年级，已懂得穷的憔悴，放学回家奔进祖母房内看看米缸的虚实。

凤凰县上层社会的太太、奶奶牌余饭后会闲话一些人。有时落到田伯母身上：不懂得享福，穿补疤衣；人家邀她看戏，她就说：“不了，不了！我还是纺棉线自在点。”

“哼！我看，让田个石讨个‘小’回来，教训教训她才好！”

也有调皮的年轻人对田伯伯本人直接地调侃起来，编出一句至今还流传的谚语（凤凰土话叫“展诞子”）：

“田个石穿西装——顺潮流。”

这是看准了田伯伯绝对不会发生的行动而加以扭曲的恶作剧，倒是十分形象生动。

我母亲对田伯伯却有静默的怨尤，跟父亲儿时的金兰手足之情，得不到丝毫关注……这种对田伯伯缺乏品质认识的情绪令周围孩子听来不免产生神话般的迷茫：我们如此这般的家境竟然曾经与一位未来的县长有过渊源？

多年以前，我家火灾后重新修建起来的房子门口有三块大匾，都是田伯伯以汉隶所书，当中匾额四个大字是“庆偕稀龄”——这说的是当时还在北京做事的七十多岁的爷爷了，偌大的年纪还盖了新房子的意思——常常招引来一批文人摇头摆脑欣赏。

凤凰县有许多猛人，猛人自然有少爷小姐。细数起来，都各有棱角。话虽如此说，咱们背后称为“老王”的老师长的儿女，却是特别本分，从没听说招人惹人的新闻。调皮撒泼的子女倒是他不少老部下所出，十分十分之惹眼招事。成天骑在马弁肩膀上舞弄小手枪、耍狮子龙灯、划龙船、看戏、赶场、打鸡、打蚰蚰、推牌九、掷骰子、滚钱、飞纸烟娃娃、打棒棒、骑高脚马，连苗族自己的三月



自古以来，全世界原谅
三种人：诗人、醉鬼和小孩。

三，哪里热闹，哪里有份。

不过凤凰终究还是礼仪地方，读书有见识的人多，事情做过了，传出的闲话也是很有压力的。再厉害的小猛人也得回避。

那时候凤凰出了两个品学兼优的青年，一位是得胜营肖选卿肖县长的孙子肖集美，鼻子洞里常流着两条大黄龙，不久就外出读书，再几年到美国上学去了。美国是随便凡人去得的？他居然去了。

“小时候看糖担子的人掷骰子，他爷爷叫了一声‘集美！’肖集美面红耳赤地往回就跑，从此就不再出去跟街上小孩子胡闹……”

大人时常如此告诫儿孙。我那时也是儿孙辈，听了这话之后，私底下总是很替肖集美可怜：

“那么，他日子怎么过？不赌钱还有好多别的玩法嘛！”

这有点跟华盛顿斫断樱桃树一样，既要有樱桃树，又要有这位善于鉴别诚实儿童的爹，还要有命中注定当总统的华盛顿儿子。我也可以诚实。斫一次樱桃树就可当总统，我斫十棵都干，诚实十回都行……

但肖集美毕竟是位有成就的钢铁大科学家，这流传的故事是作得准的。

另一位是田伯伯的孩子田成上大哥，记得他原是跟李承恩、梁长俊那些高年级同学一起的。永远考第一。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第一也罢了；到了外头念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五年，都是第一。我那时想，回回第一，万一回第二，岂不比坐红板凳落榜还伤心？何况也太累，犯不上。什么事太“第一”了，精神上往往特别脆弱、敏感。

成上大哥的成就对我这个“历史顽童”的现状距离太遥远了，既然比无可比，效法就更加谈不上，有如现在的父母面对无可救药的儿子，轻率地向他推荐雷锋榜样一样。

成上大哥在我记忆中颇为模糊，不如肖集美老哥强。肖几十年前有一枝连发打炮子皮的小手枪，十分之引人。我那时两岁左右，用大哭的战术去威吓他，要他无条件送我，不料他丝毫不为所动，扬长而去。至今我仍然神往那种玩具，若有定买它十枝八枝好好玩玩。

那时候儿童可效法的大多是古代成人，而且其行为既无聊且难